

重新上陣—— 歐洲宣教經驗分享

朱樂華

英語的「退休」(retire)一詞，把它拆開來，可以作為(車子)重新裝上輪胎的意思。服侍了許多年，難免有疲累的感覺，就像車胎已經磨損了，再也不能用了，所以要退休。但是，換上一組新的輪胎，換一條跑道，又充滿了新鮮的感覺，豈不是件美事？

從1996年的10年內，差不多每年都與幾位教會的弟兄姊妹一起到芬蘭(Finland)短宣，起初服侍那兒的華人團契，繼而幫助他們成立教會。2005年從牧會退休之後，意想不到的被邀請到奧地利的維也納(Vienna, Austria)，一呆便是6年多。接下來，2012年底又到了希臘的雅典(Athens, Greece)。在歐洲的幾年中，除了固定的幫助這兩地的教會，也有機會在歐洲各處拜訪一些華人教會。歐洲幅員廣大，人口約有7億，是世界人口第三多的洲，僅次於亞洲和非洲；從面積來看，歐洲是世界上第二小的洲，僅比大洋洲大一些，卻有48個獨立國家，情況較為複雜。此外，近25年來，從中國移民到歐洲的人數漸多，許多地方都開始有華人的團契及教會。關於歐洲華人及教會的情形，已經有人為文詳

述¹，不再贅述，在此僅就實際的參與，與讀者分享我們的經驗和感受。

赫爾辛基教會

翻開歷史，最早來到芬蘭的華人，是清末時被俄國抓去的中國戰俘，他們在赫爾辛基(Helsinki)修戰壕，後來都消逝了。第二次大戰後，零星的從東南亞來了一些謀生的華人。自1990年開始，華人陸續從中國來到芬蘭，當時只有300人左右，到了2010年，激增至6,600多人。近年到芬蘭最多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科技人材，八成都是先留學再留下來工作的。若有機會，他們就到美國、香港或回中國大陸發展，芬蘭始終只是他們在人生旅途上的一個臨時駐腳站。在芬蘭的華人，大多集中在赫爾辛基及坦佩雷(Tampere)兩個城市。1994年起，從美國來的華人短宣隊，探訪了一些在赫爾辛基的基督徒，就開始了聚會。在此之前，他們分散在芬蘭的教會中，因為芬蘭有相當數量的宣教士曾到過中國，對華人仍非常關心，所以一些基督徒就參加了他們的教會。2001年，從美國來的一位女宣教牧師幫助他

們成立了教會，成員有來自中國的學者、學生、移民和從東南亞來的移民。教會中也有人在芬蘭的大學中修完神學課程，開始擔任教會的牧者。然而，不久就因神學的看法不同，也因為教會領導缺乏溝通，教會一分为二，一部分加入芬蘭信義會，成為他們的華語部；另一部分，沿用獨立教會的型態繼續原來的教會，這一群基督徒最大的困難就是沒有牧者，只能常常邀請芬蘭福音五旬節教會來幫助。後來他們加盟成為北歐華人教會的一員，得到瑞典華人教會牧師的幫助和關懷，情形稍為穩定。

維也納教會

我們退休後，來到了維也納的華人教會，這算是比較穩定的教會。因為有一位受過神學訓練的姊妹，帶著孩子到維也納學音樂，70年代初，他們從一家人開始，以留學生為主，開始團契聚會。到了80年代的末期，從香港來的牧師鼓勵他們成立教會，一位從加拿大來的華裔傳道人開始牧養他們，奠定了教會的基礎。90年代起，從中國，尤其是溫州、青田湧入大批移民，教會的型態也因此改變，成為包含各階層、各年齡層的均衡教會，關懷的對象自然就擴大到新移民的身上。2000年，從波士頓來的牧者接手，直到6年後因病退休。然而，每次青黃不接的空檔期，當地一位從臺灣來的神學生就義務挑起牧養的擔子。我們在2006年夏天到達以後，經過一段適應期，就為他們開始了成人主日學。

筆者當時要承擔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幫助他們修改教會的章程，因為教會經過十多年來已經成形，要用新的架構來推動教會的成長。第二件就是租來的聚會場地已不敷使用，需要更換或購買新堂。經過禱告後，成立了建堂小組。兩年後，找到了合適的地點，大家同心，上帝施恩。2010年購買了新堂，再兩年，也從美國尋得了一位願意常駐此地的牧師。現在教會的成員包含了港、台的家庭，還有從印度移來的客家人，以及許多中國來的家庭及留

學生。

過去20多年來，有許多少年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因為華語不通順，逐漸離開了教會。我們鼓勵他們在主日學中用當地的語言——德語——教學，起初得到的反應是負面的，因為家長們認為參加華語教會是孩子學習華語的機會。但我們不氣餒，仍然不斷提醒，終於有幾個會德語的家庭及受過德語教育的年青人積極地投入，在2012年開始了第二代的「德語」聚會。常在歐洲各地宣教佈道，對歐洲華人教會有相當認識的張路加牧師，知道維也納教會在2013年舉行了「德語佈道會」，他極為欣賞，認為維也納教會用「本地語言」舉行佈道會，在歐洲的華人教會中是少有的幾個教會之一。

雅典教會

在希臘的華人以經商為主，大多是在2000年之後，從青田、溫州及福建的福清來的。因為當時希臘對移民身份實行大赦，許多在別的歐洲國家拿不到身份的華人，都湧入了希臘。哪知希臘辦事特別，接受了申請的文件後，就讓人無限期的等待。許多人在希臘多年，身份還沒有辦好，又無法出境，就滯留在希臘。另一方面，許多華人雖無身份，卻也想出變通的辦法來，從擺地攤開始，賺到一筆金錢後，就開商店謀生，總以為遲早可以拿到身份，沒想到許多華人仍拿不到身份。2008年以前到希臘的華人，拚了性命工作，賺了不少錢。單單在雅典，高峰期華人約有3萬，但自希臘經濟衰退以後，約有半數華人離開了，或回國，或轉往其他國家。

今日希臘的華人，許多在家鄉時已是第二代以上的基督徒，來到異鄉，自然想辦法一起聚會。所以從2001年開始，便有了簡單的聚會。在義大利羅馬的華人教會，負起了兄長的責任來幫助，也請遷居到雅典的弟兄從旁協助，因而成立了教會。幾年來，人數蒸蒸日上，十周年的時候已有近200人聚會了。然而，他們沿用國內家庭教會的模式，沒有

全職的傳道人，較為熱心的弟兄們就成為教會的主要負責人。因為缺少牧養的工作，無法吸引慕道的朋友留下來；十年來，更因權力問題使紛爭不斷。到了這樣的境地，他們才想起要請一位年長的牧者來改變這些教會的醜相。

這兒的華人教會，相當「傳統」，在國內家鄉教會中所做、所講的，在這裏仍然繼續。他們很像三藩市或倫敦華埠的老華僑一樣保守，固守著傳統，要他們改變很不容易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也適應這兒的作息時間——從早上9時至晚上9時，禮拜天也不休息(其實這是華人自己互相競爭的結果)。所以聚會一般都在晚上10時到午夜，不少弟兄姊妹們也熱心參加。

在希臘，除了雅典，北部的帖撒羅尼迦也有華人教會，雖然人數比較少，卻蠻有追求的心志。在聖經裏讀到，保羅當年在這塊土地上傳播福音，主要的地點是在腓立比、帖撒羅尼迦、庇利亞、雅典、哥林多，真沒想到，今天竟然在雅典和帖撒羅尼迦有華人教會，也有一兩個地方有基督徒的聚會。

這幾年來的希臘華人教會，由於各地華人知名牧者來此在特會中講道，能聽到扎實的信息，很得幫助。然而，特會之後，回到現實，為了謀生，能繼續追求的不多，教會又淪於平常。年復一年，心裏漸漸變得剛硬了，對傳道人的教導難有回應，對傳道人的批評卻多起來。這實在不是一個健康的現象，願神憐憫！

歐洲工場需要工人

在歐洲，新一代的移民闖關創業的能力非常強。初到時，生活艱辛，奮鬥數年之後，漸漸立足於社會，溫飽不愁，但心靈極需關懷。我們從北歐到中歐，再到南歐，經驗了這些教會的實況。一般來說，教會缺少牧者。固然，今日全球教會都需要牧者，但這個需要在歐洲的華人教會尤為顯著。

歐洲的許多華人教會不缺有恩賜的講員來講道，但缺少駐堂的牧者來按時分糧，牧養會友。許多教會更需年長的牧者來服侍。有些教會雖稍有歷史，然而，許多事情都依「傳統」來行事，教會能夠維持已算不錯，卻無法長進，因此需要有經驗、肯負責的牧者來幫助。在北歐，幾個地方的教會，成立了聯會，彼此協助，彼此照顧，聯合舉辦特別的營會，讓所屬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得益處。而教會碰到難處，也有人協助解決，這是一個良好的互助模式。

在德西，華人的福音工作在內地會宣教士葛忠良牧師的帶領下，已有30多年的歷史，目前已建立了好幾個華人教會，大多數有牧者。這些牧者，有的是從外地領受異象而來，有的是從教會中陸續培養出來的。在德東，自從1989年東西德合併之後，大批中國學生湧入，是極需福音的工場。2004年起，已在柏林宣教9年的洪立民牧師師母全時間投入，成為德東第一對華人宣教士。在歐洲，包括德東，有好些夫婦從專業的工作退休後，全心的關懷那些需要關懷的學生。有的用「季宣」的方式(即有一季在宣教工場)，一方面可以有較長時間關懷宣教工場的需要，一方面也可以照應家中老少的需要；有的甚至搬到歐洲，長期投入，義無反顧。這幾對宣教士在歐洲有非常美好的事奉，感謝上帝！

至於南歐，以新來移民為主的教會，由於會友的年齡較長，有些教會只是按照家鄉教會的模式依樣畫葫蘆，以為那就是唯一的模式。(其實，近年來，即使是中國農村的教會，因為得到國外牧者的培訓，已有了很大的改變。)許多信徒是在家庭的影響下受洗歸主的，對於所信的是甚麼，卻很模糊，甚至不肯定，因此幫助信徒明白信仰的根基，是一件要事；否則，遇到試煉和苦難，便很容易跌倒了。信徒到了歐洲，生活的壓力大，缺乏關懷和教導，容易失去信仰，離開教會，或跟隨其它的異端。

在歐洲這片華人移民激增的地區，各種不同的教會宗派不落人後的去開設教會，自設門戶，有點像清末西方教派到中國佔領地盤一樣。雖說競爭是促進教會增長的方法之一，但卻給人教會不合一的感覺，沒有見證，難以吸引人歸主。有些牧者到了工場，因為與同工無法相處，帶著一群弟兄姊妹另立門戶，造成教會分裂。有些沒有牧者的地方，帶領者習於發號施令，也不願有全時間的牧者來牧養，造成惡性循環，教會難往前走，實在令人惋惜！

在這些地區的教會，因為移民潮的緣故，人數還會繼續增加，在各地也不斷的興起了許多華人的查經班、團契及教會，但是為主全時間在工場上工作的人仍寥寥可數。

台灣的地方教會，鑒於歐洲華人牧者短缺，2009年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(Barcelona, Spain)與當地的福音神學院合作，開辦了一個華人神學院，以培養在歐洲服侍的傳道人。幾年來，已培養出一些較為合適的傳道人。此外，信徒中也有到亞洲或美國的華人神學機構接受造就之後，回到歐洲來事奉的。不過，目前全職的傳道人仍是極度不足。我們深信上帝在歐洲的華人教會中，會呼召牧者起來服侍的，然而在此青黃不接之時，我們求主打發一些在北美和各地區剛退休的，或接近退休的牧者來此牧養教會。

呼籲退休牧者重新上陣

歐洲的社會結構十分保守，生活程度較高，加上這幾年美元兌換歐元的匯率不斷下降，生活費用因此相應提高。所以來歐洲宣教，要能適應簡樸的生活。歐洲各政府多以天主教為正統，希臘以東正教為國教，基督教的宣教士不易取得居留的身份，平添困難。歐洲工場的挑戰度大，不是在單一社會背景下成長的工人可以輕易肩負的。不過，凡是服侍主的人都知道，傳道、宣教的工作本來就不是血肉之軀能夠承擔的，挑戰度的大小也只是相對的，

若無基督的呼召，若無聖靈的力量，若無父神的保護，沒有人能在這條路上長久。只是我們來到歐洲，感受到歐洲華人宣教工場的需要如此大，不禁問：上帝的工人在哪裏呢？

這幾年我們在歐洲服侍，心中充滿感謝，因為看見弟兄姊妹們在靈裏成長，教會也在成長。我們是「退休」的牧者，不再領取「薪水」，但教會用愛心照顧我們的生活需要。因此，我們更加珍惜每日的服侍，而服侍也更加自由：弟兄姊妹知道我們來自遠方，能留在歐洲的時日不多，也珍惜我們的服侍，巴不得我們給他們更多的教導。這種真誠需要我們來感覺，也使我們充滿感恩，是雙邊的關係，較以往所經歷的更融洽，更值得珍惜。上帝實在照顧我們，我們所得到的，較我們所付出的更多。

當然，沒有教會是完美的，我們也遇上一些難處，但我們存著單純事奉的心志，也無所計較，只要上帝的時間一到，難處便隨之除去，服侍也更輕鬆。這几年在歐洲的時日，是我們全職服侍以來最開心的日子，我們非常鼓勵退休的牧者們，到歐洲的工場服侍幾年，使歐洲的教會得到牧養，也使自己的服侍充滿意義。如此，相信上帝的心意也會滿足！

注釋

1. 有關歐洲華人群體及教會的情形，可參海外校園出版的《舉目》2009年第37期內林日峰博士所寫〈近代歐洲華僑宣教事工〉一文，以及台灣中華基督教福音協進會《航向月刊》2013年11月號陶恩光博士的〈歐洲華人教會〉一文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從網上閱讀。
2. 歐洲的民情與在美國的華人社會相比，情況顯得更多元化；與中國相比，差別更遠。所以，已經在美國長居的牧者，比較容易適應歐洲的生活。在歐洲辦理居留身份不易，而有美國身份的牧者，在歐洲居留，辦理身份，遠比從中國來容易。歐洲各國語言不同，但一般還能以英語與人溝通。華人牧者如能使用英語，在生活上還可應付。

（作者夫婦於美國加州牧會退休後，在歐洲牧養教會近9年）